

在享受便利的过程中，消费者需要让渡一部分隐私，这就意味着消费者个人信息更容易被服务提供者了解，信息泄露风险增大。

就是能模糊处理的就要模糊处理”。

2017年，央视前著名主持人郎永淳酒后遭遇代驾做局的新闻大家一定记忆犹新。郎永淳当时请了代驾，开到离家不远处代驾说身体不舒服开不了车了，他见离家近就自己开车回家，结果就与另外的碰瓷车刚蹭，对方要求高额赔偿金，郎永淳不同意，最终报警。

生活中这种代驾“做局”的事情并不是脑洞太大编造出来的，很多酒后的司机都吃了哑巴亏。根据警方的警情通报梳理发现，不法分子伪装成代驾司机替酒后的司机开车，并在离受害者家不远处找借口下车并让当事人自己开车回家，借着酒劲并且离家不远了，心存侥幸心理的车主就开上车回家，然后假代驾的同伙随即与酒后司机发生交通事故，向酒后人员索要高额赔偿金，否则威胁要报警。

由此可见，作为平台方，如何保护乘车者的安全，如何保护乘车者的住宅信息不被肆意泄露，需要拿出更好的技术方案。

刘兴亮告诉《新民周刊》，在滴滴司机杀人案发生之后，滴滴打车、代驾、约车服务的公司普遍都采用了真实电话号码隐藏的技术，双方沟通使用的都是虚拟电话号码，一旦交易完成，电话就不能接通了，这样可以减少不法司机对乘客的信息骚扰。

对于乘车者的目的地，接单司

机一开始也是不知道的，只有乘客上车之后才会显现。但这一技术还是没法避免想做局的不法分子将信息快速通报给试图做局的同伙，所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如何用技术手段遏制犯罪的发生，平台还是大有可为。

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一篇《一场新媒体巨头导演的“僵尸舞台剧”，真实还原现场，导火线：一条一夜爆红的视频，我们流量却为0！》的文章刷屏，彻底将电商刷流量的这层窗户纸捅破。厂商在一个号称拥有380万粉丝的微博账号中投放了包含视频的图文广告，不到一个小时就收获了12.1万的观看量、几百条评论、几千个赞和一百多次转发，最后交出了一份350万观看量、进店流量却为0的惊人答卷。

据腾讯安全方面监测统计，在生活、资讯、娱乐、情感、旅行、汽车、职场等垂直领域中KOL作弊现象泛滥成灾，每10个头部的KOL账号中，有将近7个有过注水行为。广告主们可能不知道，与高额的投入不同，刷量费用很低廉，一百块钱买一万个微博粉丝，两千块买十万阅读量。据腾讯方面估算，当前作弊KOL的年收入规模高达一百亿元，也就是说，每年有一百亿元推广费是打水漂的。

刘兴亮指出，很多人认为单纯靠机器刷量是黑产领域最高级的行为，但实际上，人头流量才是最高

阶的流量造假术，最低级的造假术反而是单纯靠机器刷量的黑产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被风控团队侦查、监测出来，用户是否活跃、IP是否正常、设备是否正常……都能在后台显示出来。人肉流量则不一样，它剔除了机器带来的非自然访问数据，一些黑产大鳄制造的刷量平台能模拟正常用户行为逻辑，爬取平台利益。“他们通过系统自动化集成的技术，实现一台电脑操控多台手机、多个账号批量操作的行为。这种真人身份难以被反监控系统检测出来”。

董毅智律师则指出，在互联网监管方面，中国的相关部门一直在重拳出击。过去几年，已经有一大批网络营销的不法分子被送进监狱。

11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又发布了《关于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决定组织开展APP侵害用户权益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重点对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违规使用用户个人信息、不合理索取用户权限、为用户账号注销设置障碍四个方面共8类问题开展规范整治工作。

“隐私权的保护没有尽头。”不过，董毅智律师指出，“过度保护隐私权，不利于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企业，需要在客户利益与资本逐利的选项中进行平衡和取舍，在监管趋严中主动合规，不能指望通过寻找法律的空隙游走于边缘地带，而应该脚踏实地地做出硬核东西。作为监管部门，既需要对新经济、新模式有一定的容忍度，又要将监管作为一项长效机制，对一些违背公序良俗、普世价值的做法、行为坚决打击。■